

清

詩

話



王文簡古詩平仄論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一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方綱序曰詩家為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弗諧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先生始也夫詩有家數焉有體格焉有音節焉是三者常相因也而不可泥也相通也而不可紊也先生之論古詩蓋為失諧者言之也紊亦失也泥亦失也紊斯理之泥斯通之夫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方綱束髮學為詩得聞先生緒論於吾邑黃詹事因得先生所為古詩聲調譜者既又見江南屢有刊本或詳或略又有所謂詩問詩則者其論間有摻注亦大同小異今見新城此刻抑又不同或遂疑其有贗方綱蓋嘗熟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概歐梅吾惡知先生當日有所為而言之為桓司馬耶為南宮敬叔耶其知者則曰舉一反三也其不知者則曰舉一而廢百也今日高才嗜古者稍有所得輒往往訕薄先生漸且加甚矣其墨守先生之論者尚知聞警效而愛慕之得其片紙隻詞以為拱壁方綱若不為之剔抉原委俾讀者知其立言之所以然其於甘辛丹素經緯浮沈之界所關非細故因新城學官之請而為之序如此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朔

謝太傅問王子猷曰云何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如韓詩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心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

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
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
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
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書填青紅。升階僂僂
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
盃。玟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
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
瞳朧。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又必仄。如歐陽詩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紫開
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衆鳥皆嚶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
愛聲。可聽南窻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
端啞咤如嬌嬰。竹林靜啼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

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兩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啞。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閒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第四字第五字平仄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之諧也。古人多用平。如蘇詩。

武昌西山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同遊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尙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

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鑿開。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
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
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右詩第二字用仄者纔六句耳

方綱按此條云第二字用仄者纔六句耳。此語有誤。末句往和。和字去聲。非平聲也。今以○記之。知非
先生手稿原本也。即臥看看字。可平可仄。然此處亦作仄。非作平也。必無一連四句第二字皆平之理。
耳。此首凡十四韻。而對句之第二字用平者六。用仄者八。則此條所云古
人多用平者。失其實矣。借使先生當日偶爾援及此詩。亦不爲定論耳。

又按此條所云第二字多用平者。指對句言耳。然對句第二字。古人初無多用平聲之說。卽以此卷內
先生所舉諸篇言之。如衡嶽廟一首。凡十六韻。而其對句第二字。用平者纔三句。石鼓一首。凡三十三
韻。而其對句第二字。用平者纔八句。八句之內。其年始改稱元和。和字則因上句第七字以平聲另
提其勢。與他句不同。而未句嗚呼呼字。是正收通篇音節。亦與他句不同。除此二句外。其第二字用平
者。纔六句耳。惡見有所謂第二字多用平者。耶。蓋出句第五字多用仄。是以第二字多用平也。若對句
則第五六七字。既皆多用平。而第二字又多用平。母乃不均乎。此條必非先生之言。所不得不辨者也。

至其出句第五字多用仄。如閒有用平者。則第六字多仄。如蘇詩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
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絕時有沙戶祈春蠶。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
到心懷慙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

流歌笑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
井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臥
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
投劾謝簪組爲我佳處留茆庵

至出句之第二字又多用平如蘇詩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
鷄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奔流渾夜聞沙岸鳴鑿盞曉看雪
浪浮鵬鯤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巾卷閭井吏
民走盡餘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
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鼃旋呼歌舞
雜談笑不惜飲醕空餅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
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
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奮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

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却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脚酒爲君擊鼓行金樽

總之出句第二字平第五字仄其餘四仄五仄亦諧落句第五字平第四字仄上有三仄四仄亦皆古句正式如蘇詩

遊徑山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韁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晏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窻暖足來樸渥夜鉢咒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古大家亦有別律句者

方綱按此句愚有說詳于後

然出句終以二五爲憑落句終以三

平爲式間有雜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究亦小疵也

方綱按既云行乎不得不行則不得云疵矣何以又

云究亦小疵哉先生豈有如此自相矛盾之語愚有說詳後卷

如蘇詩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

別律句

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

天那得忙

別律句

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

別律句

竭來東觀弄

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

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

巾狼籍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畧盡惟我與子猶傍

徨世人共去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

別律句

朝來告別驚何速

別律句歸意

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

別律句

定將文度置

膝上喜動隣里烹猪羊君歸爲我道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云別律句者凡六句其實古人並非有意與律句相別也且推其本言之古詩之與也在律詩之前雖七言古詩大家多出於唐後而六朝以上已具有之豈其預知後世有律體而先

爲此體以別之耶是古詩體無別律句之說審矣即此卷開首一條云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此語亦似過泥耳

又如歐陽詩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

傾壺豈徒彊君飲

別律句

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

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纖纖滑公井泉釀最美赤

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啖炙杏花妍媚春酣酣吾交豪俊天下

選誰得衆美如君兼詩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最愛

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不能辟隴山敗將死可慚

別律句

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奏玉瑄和

英咸孟行到手莫辭醉明日舉棹天東南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別律句者凡二句皆屬對之句也既是對句自應合二句同讀之乃見音節也不
特此也古人一篇之中句句字字皆是一片宮商未有專舉其一句以見音節者則焉有專於某句特
有意別律句者乎今即以此首論之關西幕府不能辟隴山敗將死可慚此二句若依漁洋先生所講
三平之法則隴山句第四字既仄自應五六皆平矣今乃五六皆仄者何也蓋此篇十二韻對句皆三
平之調只前半第四句無二三略於第六字間入一仄字耳至第七韻詩工鑱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
玉鈐此聯對偶乃於對句第四字用平第五字又用平而第六字用仄此在通篇中為稍變矣則此下
豈得不再有一略變之句以配應之所以關西二句又作對聯隴山句第四字既仄則疑於三平之不
變者矣故特將五六用仄非以示其矯變正以拍其諧合也試取此上下對偶之數句按節吟之而後
知愚說不妄也而豈得專於隴西句注云別律句耶至若此篇起句亦注云別律句則更不然矣此理
甚微請細論之傾壺豈徒強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
土熱忽值晚雨涼纖纖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啖炙杏花妍媚春酣酣昔年
讀此詩時有友人在旁疑上下數句相去不遠涼纖纖春酣酣似嫌複者愚曰不然歐陽公自注云君

詩有春風酣酣杏正妍之句蓋此句是引用梅聖俞詩語與上句涼纖纖本不相犯此一說也尚有
盡此者此篇強君飲一層留君談又一層吟君句又一層此三層若參差鼎峙遙相配者則涼纖纖之
實景與春酣酣之虛景又豈不可參差若相配乎在古人原出以無意而其實天然之節奏皆於無意
中拍合之未有特出有心別乎律句以爲古詩者也即如下篇先生所舉之韓石鼓歌起首四句第一
句末三字石鼓文第二句末三字石鼓歌第四句末三字石鼓何正是同聲相應之理東坡安州老人
食蜜歌結四句云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即是三疊
相應之法也歐陽詩之強君飲留君談吟君句則遙遙相盼又是一種相應之法文章千變萬化如碧
空之雲無一同者無一復者而無一處不自成章法不可泥也此下條於石鼓歌起句既注云別律句
又云妙在石字入聲似尙未喻此理愚謂此等處恐是先
生偶然語及而門弟子輒筆之於冊似皆非先生定論耳

又如韓詩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別律勸我試作石鼓歌別律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

奈石鼓何別律句又妙在石字入聲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

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媿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

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

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

鼎躍水龍騰。校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方綱按委平聲音透今作誤孔子

西行不到秦。倚摠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別律句方綱按此句原刻有誤今改正故人從軍在右

輔爲我量度。掘白科。別律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甌苞

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別律薦諸太廟比。郟鼎光價豈止百

倍過。別律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別律觀經鴻都尙填咽

坐見舉國來。奔波剗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

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嬰。方綱按媿音譜今作

●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方綱按此爲字去聲今作○誤趙飴山續譜於此字亦誤作平說詳後卷日銷

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尙可博白鵝。別律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別律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

儒術崇邱軻。別律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縣河。石鼓之歌止

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別律句者凡十一處皆不必泥也說已見前

又如蘇詩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螯玉鱠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厨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別律句吟哦烹燠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媿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別律句者只一句實不必也
篇內○●皆是正式但以爲有意別於律句則非

若仄韻到底。間似律句無妨。以用仄韻半非近體。其平仄抑揚多以第二字第五字爲關捩。如蘇詩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鱣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穀穀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耄東征徐。夷闕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還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爲考擊煩矇眊。何人作頌比崑高。萬古斯文齊岫嶽。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杙。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

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剖。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
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
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
得如汝壽。

又如韓詩

寒食日出遊

贈張十一院長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見千株雪
相映。爾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
縑吟九咏。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君
不强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
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
兩。追隨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路指鬼門幽。且覓三公
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囊空甌倒。誰救之我今一食日。還併
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

空橫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柳岸蒲生。迸宋玉庭邊。不見人輕浪。參差魚動鏡。白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釐底。深題詩尚倚。筆鋒勁明香。故欲相就醉。有月莫愁當。火令

又如歐陽詩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珉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但未磨礪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屏却。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熒如熠燿。病眸昏澁乍開緘。燦若月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千年佛老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羣陰剝。大烹養賢有列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予慚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爲正如
王右丞詩

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柵石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方綱按此篇凡七換韻惟第二段第六段是六句餘皆四句若以第二字第四字上下粘聯之格論之第一段坐看第四段平明第六段塵心出洞自謂凡五句皆不粘也蓋至第五段世中遙望空雲山放出三平之調所以第六段竟至全不用粘此亦勢所必然不假安排者也末段仍用粘則與前半亦畧相配應此則其時尙去初唐未遠不比後來換韻者多以不粘爲正格耳

又如歐陽詩

千葉紅梨花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市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烟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鬪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絕艷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絳雪罇。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方綱按此篇惟一日千市看無時一句是三平之調餘皆不粘末四句則用粘聯結之此則非稍變不能結也粘者不粘之變也○大約唐宋已後大家為七古之正調凡換韻者總以不粘為正此一語可

當發凡矣

又如杜詩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

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
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閒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
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
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
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士亦寫眞卽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
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方綱按此篇凡五段中間雖亦有一二句近似粘聯者然如此氣勢充盛之大
篇古今七言詩第一壓卷之作豈復可以尋常粘調目之直謂通首不粘可矣
以愚意若以換韻銖兩勻稱言之則此篇五段每段八句似亦可以拈出作式然第
以換韻作式則終覺崑崙洞庭元氣混茫遽以位置於益山溪沼之間愚竊未敢也

又如蘇詩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礫礫鳴春禽此閒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閒不可無

君語金鯉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尙透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方綱按此篇八換韻每段一句皆作不粘論

右詩換韻皆極勻稱。亦有不盡然者。如杜詩

元都壇歌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鑱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

思戰場利腕促蹠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方綱按以上二首皆換韻之正格不知何以又於勻稱之外分別觀也恐非先生定論

石犀行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方綱按此篇凡三換韻前六韻十二句中二韻四句末二韻二句似乎多寡參差矣然合拍吟之只是以四句收束十二句以二句收束四句此理易明絕非參差也

又如蘇詩

吳中田婦歎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

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菰苦一月壠上宿天晴穫
稻隨車歸汗流肩頰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
淺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
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方綱按此篇前一韻凡七韻十四句後一韻凡二韻二句（苦與婦不同部蘇黃諸家古詩往往如此非正也此又當別論）而其前韻於第十一句插入一韻以振其勢此則一韻中隨手之變其法與杜石犀行之中間換韻處相似而不同要其以音節爲頓挫則一也亦是正格不得以參差異之

武昌銅劍歌

雨餘江青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咏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方綱按此篇換韻之格乍看似參差而實整齊之至也未一韻多一長句故第一韻少二句以蓄其勢第五句六句仍順承三四句之韻則中間仍是四句一韻前後伸縮音節天然豈得以參差異之

右換韻多寡不一雖是古法不可爲常也

方綱按以上於換韻勻稱之外又舉杜詩三首蘇詩二首其杜詩前二首仍與換韻勻稱者無異不必言矣其杜詩後一首及蘇詩二首則皆變而不離於正細論之亦元非變耳右軍之書勢似欹而反正

蓋有筆錄必取三整以爲正格者哉乃此本載先生手記於後三語止隱記其似律之二語亦於接韻之法無所關繫蓋此本直是先生當日偶塞門弟子匆匆語次以筆臚記一二之大畧又未知當日

語次口講指畫更有何等微妙之談今但存此手記之迹後人遂以爲先生之定論而刊之以印定學人眼目其去刻舟膠柱者幾何矣此方綱所以不得不詳辨也

此刻諸詩內先生手圈處亦尙有偶然隨筆畧記一二而未及合前後審定者今既因其爲先生手迹而具仍之故附述於此

又有長短句者唐惟李太白多有之然不必學如

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
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
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尙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青
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
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枯木雄飛呼雌遶林
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
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崖轉石
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
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
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效之而無其才洵難免滄溟英雄欺人之誥

方綱按漁洋先生答郎梅谿問云七言長短句惟李太白多有之滄溟謂其英雄欺人是也或有句難
難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今此本則云效之而無其才難免斯語較平允矣然先生五七言詩鈔
於太白此等篇皆已入選則

此云不必學者究非定論也
方綱按古詩平仄是無一定而實有至定者既經元明以來爲古體者間有出入失諧之弊今若不加
剖說則外間竟以爲古詩不論平仄矣相傳漁洋先生論古詩平仄之書蓋出於趙秋谷傳寫本而此
則先生裔孫新城縣學生王允熙出其家藏一冊刊行云是先生原稿與秋谷所傳不同秋谷之本久
已行於南北此刻乍見必有疑者況其中亦實有先生未定之論方綱細加審訂此本實在秋谷本之
上其爲先生的筆無疑是以不得不稍加辨析
具列如右壬子九月二十五日記於小石帆亭

王文簡古詩平仄論終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二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前譜

方綱按此卷或云前譜是漁洋著後譜是秋谷著以愚考之前後譜皆秋谷所為也今以新城所刻平仄論合觀之愈見新城所刻是漁洋真筆而此為秋谷無疑矣故附錄於此

五言古詩

秦越人洞中詠于鵠

扁鵲得

字拗

仙處傳是西南峯

三平聲字

年年山下人

下句是律上句第五字必平

○第三字平亦拗以別律

長

見騎白龍

上註言凡下句是律之調如此非謂此句而此句亦非律也

洞門黑無底

拗句同律

日夜惟雷風

三平

清齋

將入時

平

戴星兼抱松

拗律句一本脫拗字誤○

石徑陰且寒

平

地響知遠鐘

似行山林

三平

外聞葉履聲重

上句不律下句可律○此句律

底礙更俯身

平○上四字仄○方綱按此句底乃低字之訛

窄

漸遠晝夜

四仄

同時時白蝙蝠

句律

飛入茅衣中

三平

行久路轉窄

靜聞

平○不平則為律矣

水淙淙但願逢一人

平

自得朝天宮

三平

閒有律句即以古句救之總之兩句一聯中不得全與律詩相亂也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

羊士諤

結纜蘭渚曉紫崑平上仄連平岡晏溫值初霽二四平○起句二四仄得此句調甚協去遶山

河長三平獻歲冰雪盡細仄在律詩則為失調泉在路傍行披松杉入平四激瀾橫石梁

層閣表精廬律飛蕤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仄三方潭嶂積仄佳

氣蕙英多平早芳二句律中拗具觀澤仄國秀重使春心傷三平念遵煩平

促塗與澤國句並拗律榮利驚隙光勉君脫冠意共匿無何鄉三平

方綱按此所舉五言二首內以聞葉履聲重時時白蝙蝠層閣表精廬皆目為律句非也又所謂拗律句古句者亦皆非也凡為古詩必無有意與律體相拗之理其目為似拗者皆其極和諧處也前卷已於七言詩具論其槩矣五言正變源流則愚於下卷詳之

又按于羊二家皆中唐時詩人而五言之作上自漢魏下及唐宋晉節因乎格調格調因乎家數家數因乎風會淵流品藻萬有不同烏可執一時之體製賅萬世之繩墨乎自漁洋先生論五七言詩大約以對句末三字疊峙三平以見蒼勁是固然已相傳秋谷得緒論於漁洋及其筆之於書抑又不屑墨守漁洋三平之式故特於貞元之世舉此三篇稍於三平之調潤澤大畧以為五言之則具在此矣然黃初以降陶謝擅其精能王孟以還杜陵屹為砥柱多師以為師言豈一端已也愚於此輩信知是秋谷所自述而非漁洋之原本爾

七言古詩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為謝蘇軾

朱顏發過如春醕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卻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拗律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

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律詩後譜畧探數首不外於前所謂舉一隅也
集中所選雖不盡當要須熟讀以接風騷遺則

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筆近體中不拗者亦不

著筆

聲調前譜

五言古詩

秦越人洞中詠于鶴

扁鵲得字拗仙處傳是西南峯三平聲字年年山下人下句是律上句第五字必平長

見騎白龍上註言凡下句是律之調如此非謂此句而此句亦非律也洞門黑無底拗句同律日夜惟雷風三平清齋

將入時平戴星兼抱松拗律句一字仄第三字平石徑陰且寒平地響知遠鐘古句似

行山林三平外聞葉履聲重上句不律下句可律此句律底礙更俯身四字仄漸遠晝夜四仄同

時時白蝙蝠律句飛入茅衣中三平行久路轉窄四仄靜聞平不律則為律矣水淙平淙

但願逢一人平自得朝天宮三平

總之兩句一聯中斷不得與律詩相亂也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羊士諤

結纜蘭渚曉紫崑平上仄連平岡晏溫值初霽二四平○起句二四仄得此句調甚協去繞山

河長三獻歲冰雪盡細仄在律詩則為失調泉在路傍行披松杉平四入激瀾橫石梁

層閣表精廬律飛藁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三方潭嶂積仄佳

氣萸英多平早芳二句律中拗救句可用具觀澤仄國秀重使春心傷三念遵煩平

促塗與澤國句並拗律榮利驚隙光勉君脫冠意共匿無何鄉三

七言古詩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為謝蘇軾

朱顏發過如春醕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却欲參黃

梅寒溪本自遠公社拗律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

發如五臺飲泉鑑面得真意亦拗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

亦拗逆溯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

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

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律雪浪倒捲雲峯摧石

水光風轉蕙百。拗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妝宮妓掃。拗蛾淺搖搖錦

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此二句亦宜少拗乃健。謂二句俱律也。

方綱按此末二句自應諧和方可收束秋谷乃載此詩而議其不健何也嘗見漁洋手評杜詩醉時歌末句生前相遇且銜孟云結似律甚不健此蓋先生一時未定之說而秋谷所專服膺者爾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律扇織鴛鴦紋。三迴雪舞涼殿

甘露洗空綠。第一句同此二句皆拗律也。羅袖從徊翔。三香汗滴寶粟

七月

星依雲渚冷。律露滴盤中圓。三好花生木末。律衰蕙愁空園。三平。第三字不亦律句矣。

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二句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簞寒。二句曉

風何拂拂。律北斗光闌干。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律月綴金鋪光。脉脉涼院虛。庭空

淡白。二句亦律。露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斑爛。滿層道。拗雞人罷唱曉。龍璫鴉

啼金井下疎桐。二句亦律。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律 釵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拗 燭龍兩行

照飛閣珠幃怨臥不成眠律 金鳳刺衣著體寒第五字仄與拗律少異 長眉對月鬪

彎環律

方綱按李長吉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在長吉集中之一體元自諸合雲韶願欲舉古今七言詩式甫載東坡二篇而遽及於此姑勿論杜韓諸大家正聲正格皆未之及即以張王元白旁及諸作者音節之繁不一豈能遍悉舉隅而僅載長吉之樂詞是惡足以程式後學乎即如其後卷續譜於長短句雜言則元載任華一篇於蜀道難之前於柏梁體則先載陸渾山火於箜篌引之前亦可謂失倫矣愚非敢妄議前人第以古詩平仄學人知者既少今欲指陳以為準式則絲毫不可紊者也今故於秋谷前譜全載其五七言數篇畧論其槩而於其後譜續譜第載其題目亦為畧言其槩俾學人知其譜之不可為據而益潛心斲索古人之作庶幾實有心得也

後譜

五言古詩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岑參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為式

方綱按此內所注出律句皆可不必要也且所云無一聯是律為古體之式抑又過泥之論耳說見愚所撰後卷

崔灑陽兄季重前山興王維

風何拂拂律北斗光闌干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律月綴金鋪光脉脉凉院虛庭空

淡白二句亦律露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斑爛滿層道律雞人罷唱曉瓏鴉

啼金井下疎桐二句亦律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律釭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律燭龍兩行

照飛閣珠幃怨臥不成眠律金鳳刺衣著體寒第五字仄與拗律少異長眉對月鬪

彎環律

五言律詩

句溪夏日送盧霽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杜牧

野店正宜平而仄分泊繭蠶初宜仄而平○第一引絲第三字救上句○亦可行人碧宜平

而溪宜仄而平渡拗句○第四字拗平第三字斷斷用仄今人不論者非繫馬綠楊枝不對格苒苒跡始去五字俱仄○中

有入聲字妙悠悠心此字必平所期此必不可不救因上句第三第四字皆當平而反仄必以秋山

聲調譜四無錫丁氏校刊

念君別拗同第三句 惆悵桂花時

落花李商隱

高閣客竟去拗句 小園花此字拗救 亂飛此二句同前第五第六句 參差連曲陌 迢遞送斜

暉腸斷未忍掃同起句 眼此字仄妙 穿仍欲歸同次句 芳心向春盡同前第三句第七句 所得

是沾衣

平平仄仄仄下句仄仄仄平平律詩常用若仄平仄仄仄則為落調矣蓋下有三仄上必有二平也

律詩平平仄仄平第二句之正格若仄平平仄平變而仍律者是即是即 句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矣此格人多不知者由一三五不論一語

誤之也

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耳拗處總在第五第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可以類推

起句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者如仄仄平平仄或平仄平平仄或平仄仄平平俱可若平仄平仄仄則古詩句矣

起句仄仄仄平仄或平仄仄平仄唐人亦有此調但下句必須用二

平或四平如仄平平仄平平
平平仄平是也

上句第三字平下句第三字可仄若上句第三字仄下句第三字斷

宜平此在首聯唐人亦有不拘者若二聯則必不容不嚴矣

聲調後譜

五言古詩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 岑參

塔勢如湧出拗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律

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仄五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

山若波濤奔湊爭朝東青槐夾馳道拗律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

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仄五勝因夙所宗拗誓

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結四句
文選體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為式前譜中亦具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王維

聲 周 聲 五 無錫丁氏校刊

秋色有佳興。况君池上閒。起二句在律詩中則為用古調。○即是拗律。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

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閒。嵯峨對秦國。拗律。合齊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

嵐。飛鳥還。拗律。故人今尙爾。歎息此顏顏。末二句入律。盛唐人時有之。○亦粘拗律句調也。

青谿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律。隨山將萬轉。律。趨途無百里。律。聲喧亂

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苕澄。澄映葭葦影。拗律。我心素已

閒。清川淡如此。拗律。請留盤石上。律句。○上字仄。合下句便非律體。垂釣將已矣。

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却自不同。只在黏聯。及上句落字中。細

玩之。

秋登萬山寄張五孟浩然

北山白雲裏。我心素已閒。并此俱是天然古句。隱者自怡悅。拗律。相望試登高。律。心隨雁飛

滅。拗律。愁因薄暮起。仄字。○此句落字仄。合下律句仍是古調。興是清秋發。律。時見歸村人。平沙

渡頭歇。拗律。天邊樹若薺。仄字。○第三字用仄亦拗律。調也。上薄暮句同。江畔洲如月。律句。正以上句第三字第五字用仄而調協清

秋句同。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末二句入律。

平平仄仄為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第五字仄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閒敞同起句俱拗律句荷風

送香氣第五字仄竹露滴清響第三字仄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

故人中心勞。夢想律句故園秋。想對壺中酒。

開元天寶之間。鉅公大手。頗尚不循沈宋之格。至中唐以後。詩賦試

帖日嚴。古近體遂判不相入。然盛唐諸公詩。亦無四句純律者。今人

不得藉口也。

七言古詩金瓶梅詞話 一見前卷詩共

扶風豪士歌李白 不可不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古句白骨相撐如

亂麻句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

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將轉韻處微入律參之。○第扶

風豪士天下奇。轉仍用平韻意氣相傾山可移。拗律句作人不倚將軍勢。律句飲酒

聲調譜 六 無錫丁氏校刊

豈顧尙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韻疊

參之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二句近律然音調妙絕參之○上句

律下句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我帽向君笑。忽二短句飲君酒

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拗律橋邊黃石知我心。結以張良自寓方與篇首相關

此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矣。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通首在此二字着眼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邱隔海

望赤城。四字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四字後雪迴

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桃源。調法見上註了然不覺清心魂。疊韻妙絕祇

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完燭照却顧海客

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拗律句也

末句亦是仄韻七言古詩正調與五言同。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觀此可知轉韻元無

近體後人誤以爲絕律
此自是正論附識於此
又有所謂續譜者前載曹植怨歌行七解謂樂府惟漢魏中著解者多大約不著解者通爲一章意句
不得重複前後縮應森細著解者詞意循環相生宜檢郭茂倩樂府詩集此條之論皆是次載任華寄
杜拾遺一首謂雜言只在末四字中尋筋節又云雜言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可任意按任華此
詩本不可舉以爲式而所謂末四字者既無定則又云皆可任意此豈可以示後學乎又載蜀道難一
首箏篋引一首於蜀道篇既無所闡發於箏篋篇則謂與陸渾山火句法相同其假借處亦同按箏篋
篇在陸渾篇之前乃反載於續譜已失先河後海之義又謂其假借處亦同此篇內句法豈得目爲假
借乎愚於
後卷詳之

卷之...

...

...

...

...

...

...

...

...

五言詩平仄舉隅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三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二十年前在粵東使院九曜池上與學侶論詩偶識此二卷不足示人也今因著錄漁洋先生平仄論不得已而附此於後良用慙然壬子十月二日方綱識

阮嗣宗詠懷錄七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第四句我字末句獨字皆必須用仄者清風風字則提起之健筆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驅車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

道失路將如何阮亭先生以五言出句第三字與對句第三字相乘然對句第三字之平仄亦必兼合上句煞尾一字節拍定之其似變調而實非變調者以此有謂五平之句對必五

仄五仄之句對必五平者有謂對句全似律則其出句必極拗出句全似律則其對句必極拗者此皆閱歷之言而究非平心定氣之論若此篇西遊咸陽中五平句也其對句反用二仄三平何嘗五平必對五仄乎白日忽蹉跎對句全似律也其出句既用仄字煞尾仍用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與五律起句亦相似何嘗對句似律出句必拗乎豈但已哉其下又有反顧望三河一句全似律者而其氣反勁其節轉和是何故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

五言詩平仄舉隅

一

無錫丁氏校刊

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

亦念饑此一亦字十倍之勁如何當路子罄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甯

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

霑衣襟霜字平聲在第二字尤勁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

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即五平五仄之句亦各自有變化歸宿如前篇西遊咸陽中是出句則筋脈在咸字中字此篇凝霜霑衣襟是對句則筋節全在一

霜字不可一槩而論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

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

哀淚下誰能禁平對仄仄對平此乘除闔闢之理也平因平仄因仄此乘除變化之理也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

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

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咏言著斯章

張景陽雜詩錄二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蛉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

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

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此則阮亭先生所講仄韻詩之正調也然雙字必平以上句仄在尾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第三四字亦必上去相扭借問此

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

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結字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岫峭且深第三四字亦以上去互扭淒風起

東谷有滄輿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壘雝寒猿擁條吟

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

可比心養真尙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左太冲詠史錄二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

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第三字變化排蕩長嘯激清風風字平聲排蕩志若無東

吳鉞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
捐歸田廬

鬱鬱湖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

沉下僚地勢使之然此極勁之筆非律句也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徑以中間第三字一連四仄作收其勢一往無前

招隱二首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邱中有鳴琴白雲一作雪停陰岡

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善作亦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餽糧幽蘭閒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

投吾簪亦有樞紐轉在第四字者如非必絲與竹四句是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葱間竹柏

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此五字皆平則怡愉恬適之至矣又與阮公篇中不同其歸宿則仍在第三字所以至和且平也爵

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

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飛榮流津五字皆平而彌諧和者以其上七句第二字皆仄也所以每句第二字最爲音節關鍵

劉越石重贈盧誌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此句渭字在第三字間以一仄

鄧生何

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鈎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

不夢周此以下皆一氣捲掣而下不復可以變化名之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

孔邱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摧字平聲亦略控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

柔性情之愉戚事景之舒慘聲調之正變蓋各有當也阮亭先生固亦云山水閑適宜王韋敘述鋪張宜老杜原非盡以楊夢山皇甫兄弟槩天下之作者而今之論者或執其一以為先生云爾不亦誤乎

陶靖節遊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

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雖微九重

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

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陶詩琴聲也王孟章柳皆自此出而原非句句三平耳其筋搖

脈動轉以第四字生發之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遂字妙仄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窻罕悴物

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三四字上去互扭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

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窟隆即事如已高高字

妙平何必升華嵩

謝康樂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俯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穉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謝詩密麗其平仄皆於掩映顧盼出之昔放臞翁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雖言天藻之工亦備依永之理而或者謂為不肖其亦不知審音者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透迥傍隈隩迢遞陟陁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經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

深孤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
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味竟難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
所遣。

廬陵王墓下作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
切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
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
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心。情動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天枉特
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瀝。長歎不成章。

不字必仄乃可收也此首入律者凡

十三句而純以正調開合頓挫豈得謂之變哉

魏徵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
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
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

布無一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對句一連五句皆第二字仄第四字平又一連五句皆第二字平第四字仄而卻峻嶒之極又諧和之極讀此一首則上而六朝下而三唐正變源流無法不備矣豈其必於對句末用三平耶愚故於唐人五言特舉此篇以見法不可泥乃真法耳

杜望岳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嶺領地靈。瀕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礫相望。恭惟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刈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
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捐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

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挈頗在綱。荆揚風土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杜詩無一首非譜也。畧舉二篇以見其槩。卽北征南山可推矣。卽元白蘇黃可推矣。

臨江府清江浦縣志元白卷英市縣志

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縣志卷之五十二

七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四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王龍標筌篔引

盧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沾衣令人
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筌篔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
塚頭將軍鐵驄汗血流

汗字妙仄若非此字之仄則不得勢矣

深入匈奴戰未休

此以似律之句作開宕

黃

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邱瘡病驅來役邊州仍披漠北羔羊裘
顏色飢枯掩面羞

此非律句

眼眶淚滴深兩眸思還本鄉食罄牛欲語不得

指咽喉或有強壯能伊嗷意說被他邊將讐五世屬蕃漢主留碧毛氈
帳河曲遊橐駝五萬部落稠敕賜飛鳥金兜鍪為君百戰如過籌靜掃

陰山無鳥投

此非律句

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

囚深谿寂寞絃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為國憂明光殿前論
九疇籟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詔發

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鈎

此非律句

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

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
史臣書之得已不古詩音節以律句為抽放凡有長句疊句者皆然而柏梁體尤不可不和轉筋脈讀此可知其槩○韓石云七言柏梁體尤以第五字之仄見筆力

杜少陵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五六字入上互扭於中開作推宕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裳字平聲開筆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

翠微匳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厭腰極穩稱身五六字亦以上去互扭就中雲慕

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五六入上互扭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

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五六字之仄皆因塵字疊入一句故也下句送八二

然字亦御厨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此亦非律句也須細看其筋搖脈轉之妙賓從雜還實

要津應上不動送八兩句也下句乃放出正聲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五六用仄搖曳之入上互扭楊

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第五字用仄又一勒慎莫近前

丞相嘖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

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
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
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
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立字筋搖脈轉昨夜東風吹血腥
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
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
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篇中疊入一韻者凡三句青珊瑚臨交衢二句皆以三平正調疊入所
以下句緊接泣路隅立斯須句皆以第五字微變以承其勁勢而第六
字則路字仍仄斯字乃漸放平此則自有淺深次第之不同矣至末句慎勿疎則必以仄字疊入方可用三
平正調作收此一定之勢也○問之不肯道姓名昨夜東風吹血腥二句皆於出句用平字煞尾然皆在三
平疊韻極勁之勢方接之下此可以悟其乘除轉變之理矣阮亭先生謂七
言平韻到底者出句不可用平聲字煞尾此蓋言其大略而未及於潤澤爾

章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此定是三字有作四字者不知音節者也若作

四字則第一句畫鞍馬畫字既仄而此第
三句之第五字又用仄則是印板文字矣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

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

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

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五六字上去互扭此皆戰

騎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

蹴踏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

問苦心愛者誰後有章諷前支遁第四字用仄第五字用平此正調之互換處皆必然之勢也憶昔巡幸新豐

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

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朝字平江字又平擲石云此兩句要得峻嶒之勢然後結句放平來超超然而暢有遠神矣君不見金粟堆

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內府殷紅馬腦盤婕妤傳詔才人索雙律句也盤賜將軍拜舞歸以單句律句承接之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此

二句亦以可憐九馬爭神駿單句律句承接之而霜蹄句卻已換一長字蓋正當中開勁氣橫空而來風利不得泊也至于金粟堆前二句則新豐宮句以下堂堂之陣壁壘精勁之極勢不得不和以收之矣益可見

贈鄭虔醉時歌末二句有云結似律甚不健者是未定之論也擲石云初唐古詩多諧似律句然不可以律句目之盛唐諸公不肯諧所以健然其諧者亦是恰應如是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自惜蔡嵩

今已老更將書籍與何人此皆對而諧以作結也但通首諧者結句之出句第二字即與上句第二字相粘亦可否則結句之第二字必要不與上句第二字相粘為更妙如此首自從無復二句如駿馬騰踏而來金粟之粟字與上句復字卻已粘矣而妙在用君不見則粘而不粘末二句之直放出更為和暢也

丹青引 贈曹將軍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猶尙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

存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
 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閒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
 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
 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圜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
 骨忍使驕驄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
 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行字必平與猶尙存句同並非律句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
 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此七古之名篇杜集之傑作而中間近律之句凡十餘句此何說乎則說者必曰其氣格雄渾
令人不覺也如是則必規摹其字句以爲氣格雄渾矣故凡評杜公之氣格雄渾者其必從事於字句之盛
 唐字句之杜無疑也又安可以塞李何輩之口耶蓋杜公初不儘以句句必三平而後謂之正調其換韻入
 仄者亦初不儘以句句必仄平仄而後謂之正調爾有神氣在第六字者有神氣在第四字者有神氣并在
 第二字者有神氣并在上句者有神氣并遙唱在前段者句句勁放實句句迴合必無純以硬語盤空者也
 礪石云此篇乃杜之大篇而整飭者四韻一轉凡五韻兩仄三平蓋即四句之常調而加一
 倍遂乃大而整洗兵馬六韻一轉凡四韻兩平兩仄而洗兵馬篇一以諧句見排募之力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

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駢駝

巖崕垂元熊東西南北百里閒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

高飛逐走蓬逐走入上互扭肉味不足登鼎俎此二句兩不字見音節何為見羈虞羅中羈虞兩個平聲

此逼極無可轉身之字春蒐冬狩候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五馬下又着一馬字音節之至妙也况今攝行

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十

卒甚整肅為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

雖無幽王禍幽字逼極無可轉身此平聲之極盡處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雖有一直放出三平之正調處而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全以五六之抽掣變轉與上句之提空挺起相為乘承此等皆可當杜之七言平韻到底者其瘦馬行末句明年二字既平春字又平亦正其撐拄不放處與篇

內三軍毛暗二句相為激應收束初非律句收平者比也然杜公固未嘗以七言平韻到底之作句句對用三平為正耳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

昂燿音酷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

凝清光絳唇珠袖兩寂寞况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

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此句第六字仄即是節拍先帝侍女八

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動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此第五字又仄如往而復瞿唐石城草蕭

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

愁疾結處一氣不可收轉之音也前半收處猶略用惋字變轉以作節拍至後半收處更無復節拍之可言矣此皆各因情景而生節奏非可割定此首為上下兩半篇之式也

韓文公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織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第五字平為轉韻地一盃相

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

出沒猩魑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

氣溼蟄熏腥燥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臯赦書一日行萬里

非從大辟皆除死第五字平聲開宕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州家申

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閒同時

輦流多上道第五字平為轉韻地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

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末句第五字必仄方能收得住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心。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
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
倚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峯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
逕趨靈宮。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物圖書填青紅。升階偃僂薦脯酒。欲以
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盃珎導我擲云
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
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揜映雲朦朧。猿鳴鐘動不知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此始以句句第五字用平矣是阮亭先生所講七言平
韻到底之正調也蓋七古之氣局至韓蘇而極其致爾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

須此文字平聲撐空而起所以三句石字皆仄

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

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
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
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

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
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此句五六上去互扭是篇中小作推宕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

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此

末字用平聲時起此是中開頓宕全以撐拄爲能倚披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

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

白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甌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祗載

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

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尙。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

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

肯感激徒。媿嬰牧童敲火牛。礪角。此句乃雙層之句在韓公最爲宛轉矣所以下句僅換第五字亦與篇中諸句之換仄者不同誰復

着手爲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

紙尙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大平日。無事

柄任儒術崇。邱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

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平聲正調長篇一韻到底之正式

李義山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豸生。豸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

中開頓宕紆迴

於此第五字用平處見之

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于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鼈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龕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嗚呼聖王及聖相。相與烜

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
流沫右手胠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第四字變換者二句皆極力摹仿韓公之撐拄也而前句以二疆字相磨戛出之尙自不覺後句以功字撐出又以書字硬接則勁勢到二十分矣此句內五平開以二仄而其勢較前句之七平者更勁是豈得以七仄七平之例泥之乎

蘇文忠遊徑山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此千字所以不遽用仄者以第一句山字之勢

高起也此所以和其氣金鞭玉鞵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

天眼識王氣結茅晏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

牕暖足來樸朔夜鉢咒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此句末字平以伸其氣方不是呆板聲調願

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此句第五字平與前句來字皆因中間橫插入門字一聲也奔走吳會輸金

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仰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

林鷲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

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

字銷殘年在韓則勢愈挺勁者在蘇則氣愈圓和其舒散迴環全於正調見之則其他作之可以不句句正調者及其知之一也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第六字用小變因第一句三平也。扁舟渡江適吳越。三

年飲食窮芳鮮。金齏玉鱠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

第五字用平以舒和。其氣此在首段也。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

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厨中蒸粟埋飯甕。此第五字用平以開展其氣此在篇之中間也。

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

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

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噍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

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此第五字用平以舒和其氣此在篇末也。南北嗜好

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媼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

謝聊相鏹。氣之舒和圓轉必隨其段落之勢亦不止於句法相應。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閒。想見開元天寶年。此正調之領句也。全與律句不同。八坊分屯隘秦川。

此句第二字第四字用平最要緊。四十萬匹如雲烟。騅駟駟驪驪驪白魚赤兔駢。皇輪龍

顛鳳頸。獐且妍。奇姿逸態隱鶩頑。此以似律之句貽宕。碧眼胡兒手足鮮。又以律句接轉亦因開元句去。

成律句所以釀出此等句
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此與八坊句同紅妝照日光流澗。

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多少層重樓疊翠方頓出先生句先

生曹霸弟子韓。弟子二字重按氣緊廐馬多肉尻。雕圓此第五字用平接開以舒其氣肉中畫骨誇尤難。

金羈玉勒繡羅鞍。又以律句駘宕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此句乃八坊句之變也所以拍

將結之勢。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

服短轅。此結一句之五六字入上互扭所以緊拍一篇之音節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烟。山耶雲耶遠莫知。第一句既押平起此句又裝平於尾此通篇所

以必用長句動蕩之也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

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林字必平以舒緩其氣小橋

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此句第五字再以平聲舒緩之亦因實景到此二句束盡也不然則無可轉身矣漁舟一葉

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閒何處有此境。徑

欲往置二頃田。第五字仄變換關紐之妙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纔過關紐所以要歸之於此第五字必平也東

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第五字平聲再開亦以對不覺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

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
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
歸來篇。此與七言到底者雖同一二平之正調而微有不
同蓋有長句伸縮其開則句句皆帶動轉之勢矣

黃文節聽宋宗儒摘阮歌

翰林尚書宋公子文采風流今尚爾。

籀石云第二句今字平聲空裏縮得好下皆疊此
音節也蓋此篇第一句是韻而其下出句皆以平

聲颺起颺到飛鴻鴻字聲音已大矣又一秋字又一年字對對險峻之勢以撐拄之不如是不足
以言絕技也一路排壓到無可轉身妙極矣然後轉平韻則自然不得不字字句句衝出去矣

自疑

耆域是前身囊中探丸起人死。

籀石云此句
最見節奏

貌如千歲枯松枝落魄酒中

無定止。

籀石云此句即囊中
句之音節而疊上去

得錢百萬送酒家一笑不問今餘幾。

籀石云此句
又疊上去

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

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

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擊舟在葭葦問君枯木着朱繩何能道人

意中事君言此物傳數姓元璧庚庚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

見阮仲容我有江南一邱壑安得與君醉其中曲肱聽君寫松風

此篇之
文彩風

流今尚爾自疑耆域是前身落魄酒中無定止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問君
枯木著朱繩皆不可以律句目之蓋山谷之平仄其似極順處乃皆其極逆處此於阮亭先生所講三平正

調之理之外別闢洞天詩家音節必到此乃極其矯變而此篇乃其最平正通達之作其於仄韻不肯輕放
出仄平仄之正調則拗怒之中轉餘圓勁故錄此以見七言之體段音節必至蘇黃而極其致而蘇之圓折
如意與黃之變轉而不失其正途雖殊而理則一也然古詩中所插平仄適均之句亦原是恰好應爾原皆
不可謂之律句又不但山谷已也礫石云曲肱聽君寫松風寫字必要仄此一仄字抵得百十個平聲字之
響也有此一仄字之筆力聲響而後上句中二字之節奏始足而
前半仄韻之對句縮上去不放下來之神理一齊於平韻償還矣

有去路尋無絲... 此三...

與句句...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七言詩三昧舉隅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五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漁洋於唐賢撰三昧集矣。其爲五七言詩鈔。則皆三昧也。皆三昧。則皆舉隅也。奚又擇諸曰擇其最易見者。擇其隅之最易反者而已。客曰。然則子所不舉者。其皆三昧乎。非乎。曰。請循其本。夫漁洋先生。旣不得。不以杜韓蘇黃爲七言之正矣。因於初唐諸作。僅取數篇。曰。此其氣格高者。夫所謂氣格高者。以神乎。以貌乎。說者必曰。以神。非以貌也。然則有明李何之徒。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必杜者。亦曰。以神。非以貌也。吾安能必執以爲漁洋是。而李何非乎。吾故曰。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虛。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也。七言視五言。又闊矣。是以學人才人。各有放筆騁氣處。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先生又惡能執一以裁之。夫是以不得已而姑取短章也。爲其騁之尙未極也。然而仁知見矣。浮沈判矣。眞贋雜矣。微乎危乎。不可以不慎也。原先生之意。初不謂壯浪馳騁者。非三昧也。顧

其所以拈示微妙之處。則在此不在彼也。卽先生述前人之言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豈僅言短章乎。曰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豈僅言短章乎。知其不僅在此。而姑舉此以爲一隅先也。或有合於先生之意歟。凡錄十四家詩二十六首。請吾學侶印證之。

所以必拈取七言者。五言多含蓄。七言則疑於縱矣。故不得不舉隅證之。且愚所爲舉隅者。直就漁洋先生所舉之隅言耳。若先生於五言兼取杜韓以下也。則吾亦奚憚更拈取之乎。

鮑明遠一首

代白紵舞歌辭

四首之第三

三星參差露霑溼。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附錄李翰林烏栖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太白此篇亦漁洋所鈔。而云附者。正不欲求備之意也。

古人各有極至。豈敢有所軒輊。然而言各有當。願吾學侶共質之。

後魏咸陽王歌一首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得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北齊敕勒歌一首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舉此一篇。則後來如坡公大孤小孤江中央等篇之類。何煩悉舉矣。

王右丞二首

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勿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所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者。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隴頭吟

長城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此則空際振奇者矣。與前篇之平實叙事者不同也。愚所以說但舉前一篇已足也。

平實叙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茫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冲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別有在。卽如後來空際振奇之作。無過元遺山。遺山奇情健筆。揮斥八極。處處可作三昧參也。然而漁洋平生所追摹者。只得雒山寒食。秦和年一句耳。

右丞云。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又云。忽雲收兮雨散。山青青兮水潺潺。此漁洋所未鈔也。就其所鈔者。子午山裏杜鵑啼。嘉

陵水頭行客飯。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迴。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則已舉之不勝舉矣。

王少伯一首

城旁曲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阜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弰。

漁洋取韋蘇州詩云。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又嘗取高敖曹詩云。壠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並非二理。學子參之。

李翰林一首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靜涼風發。獨上江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沈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

七言詩三
明長
附
玄暉。

太白詩無一首不可作三昧觀。獨舉此者，亦不求備之意。

且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此以爲五言之正，不必言矣。至於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至於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而亦以爲五言之正。先生乃又云：太白有古調，有唐調，其實神來氣來，何古調唐調之可分耶？而七言復何區別之有？

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畧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青蓮少陵所以齊名千古者。此二語道盡矣。漁洋先生乃謂古今詩家齊名者，惟太白與子美不相似，豈猶未見及此乎？若義山之論，可謂真能知詩，真能知李杜者矣。至於漁洋所謂三昧，其說出於嚴滄浪，雖以此義言李杜，亦無不可，而實未足以盡李杜耳。

漁洋極不喜人作騷體，然如太白之遠別離夢遊天姥吟，亦未嘗不取之。此亦見先生之不滯於一見也。

先生論詩絕句取太白懷謝朓及王維畫孟浩然二事爲之注者於孟浩然一首但敷衍本事而已未知其意所在也愚按先生香祖筆記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如何先生舉二詩答之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落日空聞鐘此前一首雖與謝朓事不同然先生之意大約如此愚今爲補注此一條直可作先生全部詩集之總注耳

杜工部二首

曲江

三章之第三凡數首內選第幾首皆當於題下注出此書應重刊之體例也今姑舉此一處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此在杜只偶然耳在先生則以爲三昧也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尙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閒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卽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此詩豈得僅以漁洋之三昧論者。然卽以漁洋之三昧論之。則亦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

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冲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鷲奧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鷲奧博之作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沈思獨往者，則獨在冲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其論某體格當用某家也，曰亂離敘述宜用老杜，然則先生意中豈不竟以變風變雅視杜矣。杜雖生於兵燹播遷之際，似竟一生言愁者，然此其面目耳，非其神髓也。設若杜公當周召之遭逢，則時邁思文之頌，皇矣旱麓之雅，舍此其誰也。歐陽子論詩亦曰窮而益工，吾最不許此言。若依漁洋之論杜，準以歐陽子語，則必評杜曰變而不失其正乎。夫見其時勢之艱，則以爲詩之窮，見其敘述之苦，則以爲詩之變。此惡可與言詩也哉。經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人之爲志，有不必繁言以含蓄爲正者，亦有必以發抒詳實爲正者，所謂

言豈一端而已。達而已矣。各指其所之而已矣。今漁洋之論詩。以漢魏五言無過十韻者。恨後人言之太盡。遂以崔德符語。疑八哀之蕪累。充此類也。則北征奉先詠懷。與陶謝阮陳竟劃然分界乎。其果孰爲溫柔敦厚之正。則必推陶謝阮陳。而杜公不得與焉矣。愚嘗論文章之正變。初不盡以繁簡濃淡之外貌求之。如於穆清廟。維清緝熙。周頌也。而篇章極簡古。小球大球。來享來王。商頌也。而篇章極暢達。夫值其當含蓄之時。而徒事繁縟者。非也。值其不能含蓄之時。而故爲斂抑者。亦非也。故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求與古人離。而不能不離。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此古今文之總括也。不惟七言不能以此分界。卽五言體尙質實。而北征奉先詠懷。實繼二雅而作。溫柔敦厚之旨。所必歸之者也。七言則不但悲陳陶哀江頭。皆溫柔敦厚也。卽長恨歌連昌宮望雲雕。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香山樂府。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然而漁洋先生方且矜矜持擇於盛唐四十二家之間。焚香鼓琴於陶章之際。吾安敢旁

贊一辭乎。昔唐文皇評右軍書，亦曰勢似欹而反正。然後人學其欹乎。抑學其正乎。夫他書勿論已。蘭亭篆勢也。豈其欹。夫他詩勿論已。丹青引正聲也。豈其變。使漁洋選三昧集而專舉杜之一篇。固若乖其例也。吾則深測先生之意。揣似焉而專舉此一篇。又奚不可之有。漁洋先生不喜詩有龍虎鉛汞氣。其於太白此等處。亦微有別擇焉。是故蓬萊織女。倒景瀟湘之篇。吾未敢輒舉之。先生又不喜多作刻畫體物語。其於昌黎青龍寺前半。蓋因炎官火傘等句。微近色相。而弗取也。是故麗人行後半之妙。真三昧神境矣。而前半有寫物比擬之語。吾亦未敢舉之。至於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後半。一往不收之音。尤爲神妙。然而四如之調。吾尙未揆先生意中何如矣。先生又不喜詩中用經語。如杜公槐葉冷淘篇之類。往往意弗善之。然至於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是水中着鹽。點化之妙。正三昧神理也。

此篇古今膾炙人口。其臨摹翻本。則李獻吉送劉大夏云。九重移榻

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秘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此僅以貌非以神。不待辨矣。近日朱竹垞贈鄭篋云。平山堂成蜀岡湧。百里照耀連雲轅。工師斲扁一丈六。觀者歎息相瞻眙。斯須望見篋來至。井水一斗研隄麩。由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爲。觀者但妬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鷗。此段亦臨摹此篇而不襲貌者矣。然由來句既滑弱似時文語。井水一斗句最好。五加皮酒亦但旁襯而已。只剩得斯須二字有臨摹之迹。而相較何啻萬千也。又近日查初白廬山五老峯海綿歌云。背負碧落蓋地圓。尺吳寸楚飛鳥邊。初看白縷生棲賢。樹杪薄冒兜羅綿。移時騰涌覆八埏。四旁六幕一氣連。滔滔滾滾浩浩然。混沌何處分坤乾。此段並不仿此篇。而移時二字。可以彷彿斯須二字之勢矣。然又苦六幕與八埏。究竟犯複而出之。柏梁體以捷急取勢。亦非可與此篇並論者也。甚矣此事不得存一毫摹擬之見也。今由漁洋所講三昧之理。澄定觀之。原不使人稍存摹擬之見。而既經拈取。又誠恐學者執迹而尋也。故爲極言臨摹之不易。

庶幾其深造而自得之乎。然則千古以來。此段神理。竟無繼踵者耶。曰。太史遷敘鉅鹿之戰。至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一段。後來實無第二。則或以昆陽屋瓦皆震一段。畧可仿之。此篇中間一段。是斷不能仿者。則或如東坡鳳翔八觀內。王維吳道子畫一篇。略可髣髴乎。此亦不求合而自合之一驗也。漁洋先生述其與友人論詩。似亦卽是此理。但於此篇專取一洗萬古凡馬空一句。於坡詩專取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則似欲於此二處各挈其渾括一語。以爲居要。蓋猶是時文家言也。且以東坡才力之富健。於石鼓中間用力摹寫。亦何難直造昌黎堂室。然亦只得勦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爲昌黎未道而已。着議論矣。焉能有快劍蛟鼉鸞翔鳳翥一段光芒乎。此書家所謂筆虛筆實二義。皆一毫勉強不得也。

歐陽文忠二首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

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琶。郤手琵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郤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先生香祖筆記以耳目所及二句。議論近腐。與高季迪作同譏。而此篇卻鈔入七言詩者。何也。

自嚴儀卿以不落言詮爲詩家上乘。漁洋力宗其說。以爲三昧在此。此其所見固超矣。而亦有未可槩論者。須相其氣體神理也。况此篇耳目所及二句。正是唱嘆節族耳。何嘗是議論乎。此乃真所謂不着。

一字之妙。而何以云近腐耶。蓋漁洋先生豈無一二未定之論。而後人一槩奉爲圭臬。則失之矣。

歐陽公嘗自言吾詩廬山高。他人莫能。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則李白亦不能。惟杜甫能之。至明妃曲前篇。則杜甫亦不能。惟吾能之也。据此則歐公自以爲前篇勝後篇矣。然二篇之妙。皆非言詮所能及也。

蘇東坡四首

王維吳道子畫 鳳翔八觀詩之第三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閒彩暈。扶桑噉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鼉。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

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閒言。

必合讀其全篇。而後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之妙乃見也。若但舉此一句似尙非知言者。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鳳翔八觀之第四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趺躄鑿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兩足誰言春麥短。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半脫紗巾落紈扇。芳草不動當戶長。珍禽獨下無人見。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

看面城西忽報故人來。急掃風軒炊麥飯。徐州所出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

談仙更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不恤腸空誇腦滿。問辛他日到金華。應

許相將遊閬苑。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

此詩轉以前半消納後半。是千古未有之奇格。

郭綸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梁大如

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集

蠻貊。

此在漁洋先生以爲羚羊挂角之妙。而東坡少年時特以無意偶然

得之。

陳思王云。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東坡

亦云。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攬衣起流涕。始知使君賢。然東坡却

是無意中偶得之也。

黃山谷二首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不特山礬是弟梅是兄。是着色相語也。卽含香體素欲傾城。亦已是着色相語也。惟其用此等着色相語。所以末二語。更覺破空而行。點睛飛去耳。此淮陰侯背水陣。所謂此在兵法。顧諸君不識者也。或乃套襲其體物語以爲工麗。則笨伯矣。○山谷浯溪碑詩。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此乃字字沈痛。不作珮玉瓊琚之詞觀也。明矣。然而平生半世玩賞拓本。卽一二文士亦孰不咀其詞句者。則於次山文字一段正面。究竟未能消卻也。故於此下用推宕之筆出之。曰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此瓊琚詞三字。乃擲筆天外粉碎虛空矣。正與此篇末句妙處相似。此卽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也。漁洋先生深知羚羊挂角之旨。是以能賞此篇之妙。而其於

浯溪碑詩亦云道州刺史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直以瓊琚詞三字作正面呆用猶之其作甘泉未央瓦詩云兄視羽陽弟銅雀亦卽將此詩語作正面用者皆非先生之真境學者所當分別觀之者也杜詩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此在江畔步行特爲尋花而出所以顛狂被花惱也今乃靜中欣然會心似無被花惱之譏矣而孰知坐對乃真犯此病哉此其所以捲卻前半消納通身也愈見前半之粘愈見末句之脫

簡履中南玉

鎖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雲江自橫李侯短褐有長處不與俗物同條生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古來寒士但守節夜夜抱關聽五更

凡山谷詩實處卽其空處粘處卽其脫處而此較之東坡梁左藏郭綸等篇更爲易見耳

凡詩取料處皆卽其見神韻處也亦不但山谷如此

晁具茨一首

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

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我聞大士入詞海。不起宴坐澄心源。禪波洞澈百淵底。法水蕩滌諸塵根。迅流速度超鬼國。到岸捨筏登崑崙。無邊草木悉妙藥。一切禽鳥皆能言。化身八萬四千臂。神通轉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說。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閒何事無妙理。悟處不獨非風旛。羣鵝轉頸感王子。佳人舞劍驚公孫。風飄素練有飛勢。雨注破屋空留痕。惜哉數子枉元解。但令筆畫空騰鶩。君看瑯琊釀泉上。醉翁妙語今猶存。向來溪壑不改色。青嶂尚屬僧家緣。

江一口盡可吸雲夢八九何勞吞他年一瓣爐中香此老與有法乳恩六句蓋漁洋刪之凡此書所選詩原本某處尚有幾句經漁洋所刪者皆應照此詳注於下今舉此以當發凡

此篇可作漁洋先生三昧集總序

具茨詩自不能居无咎之上。漁洋乃謂一鱗片甲高出无咎者。專指此一篇言之耳。

大約漁洋所說三昧之理。不宜於道家鉛汞語。而宜於禪家語。然又

不盡是如此。此所在乎善參活句者矣。

三昧有山水語。有禪悅語。有邊塞語。要之其理則一也。卽如放翁大梁二月杏花開一篇。亦漁洋所謂三昧也。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於唐人不喜白公。甚至戒初學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卽其三昧之所以爲三昧也。若放翁則全以淋漓盡致爲能事。而漁洋未嘗不於放翁有取焉者。此義是也。

元遺山一首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游。千秋萬歲帝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烟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蘇黃之後。放翁遺山二家並聘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若夫三昧之旨。則二家未免稍龕矣。然視後來之吳立夫。楊鐵厓。王梧溪諸家。則已爲深厚矣。畧舉一篇。以印證漁洋法乳。要亦於神骨辨之。

漁洋先生平生追摹元遺山。只在雒山寒食泰和年一句。此一二味之發凡也。

漁洋嘗舉昔人所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不及訐謾定命。遠猷辰告。此理誰能喻之。

虞道園六首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毫人。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驂騑。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杜詩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閒不解重驂騑。此用其語而意更翻出下二句來。是從驂騑二字又得路也。

似是馭氣承騎鯨。黃竹承驂騑。而要之渾淪不可湊泊也。

尋常故實。一入道園手。則深厚無際。蓋所關於讀書者深矣。南宋已後。程學蘇學。百家融液。而歸於靜深澄澹者。道園一人而已。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尙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邱生用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邱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邱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離亂亡故物敝篋江南誰復收新圖篋簷枝葉脩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鷄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蠨蛸蟋蟀寒相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陂陀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儻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鈎

漁洋讀道園詩但舉青山一髮是江南一句尙不若此篇句句是三

味也。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折入馬家谷。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至於沙嶺。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雜以嘉木香草。輦道行其中。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奔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書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閒。必有精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惜不令郭生見之。灤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灤水未秋水已堅。尋常已不可舟。况雪時耶。當具溪意云爾。因爲賦詩云。

平沙積雪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爲帷樹爲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他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蓑脫貂帽。

末句乃真雪溪也。脫貂帽卷卻前半。所以必合其序讀之。乃知詩之頓挫。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潦水盡。秋氣晶明絕煙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孤邨城市僅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樹。蒹葭宿雁天欲霜。叢葦寒鴉日云莫。就中樓殿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游子澹一作擔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閒遺迹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託天趨。鈿鋒銳戟不破墨。刻畫晶熒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草。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日昏。雖復逢之亦難覩。汪侯此卷出故家。相示摩挲極愁予。香奩犀軸見者稀。漫錄餘情示來許。此乃真神韻也。嚴儀卿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卻何嘗不從實地托出。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託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往往逢樵

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居山不待晝。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坐對香爐岑。雲中煙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寄遠者。日莫天際多輕陰。

在朝藁賦程以文竹雨山房二首。春雨過山竹。幽泉遶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奉席從孫子。連牀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閒開几席。花底注山尊。累世書連屋。頻年稻滿邨。卜鄰淳朴地。絕學欲重論。此雖近體。視此二首之神韻。實出者。似微有閒然附錄之。以見道園根柢。讀書深意。夫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要以樸學爲歸耳。豈僅於羚羊挂角之悟而已。方綱在江西。日與學侶研尋山谷道園二先生得力之所以然。因以谷園名其書屋。舉山谷二言曰。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今雖僅爲漁洋偶拈三昧。仍日三復斯義云爾。庚戌九月十八日燈下記。漁洋先生拈取。

三昧蓋專在王孟一派與道園之深詣本不同調然其錄道園詩則能知道園者矣卽此具見漁洋詩眼之不可及

吳淵穎一首

次韻傅適道虎陂開舟中

少年醉唱邯鄲曲惟有垂楊夾堤綠夜來誰弄焦尾琴彈作東風雉登木虎陂開裏水生烟荆門山頭星照船爭似揚州春十里一雙鸞信待君傳

淵穎集漁洋少時所服膺者取材極博而肌理稍麤其雄秀天然處則亦漁洋所謂三昧者也

附錄方綱漁洋詩髓論

予來山東亟與學人舉漁洋論詩精詣而其閒有不得不剖析者蓋昔之推漁洋者太過而今之譏漁洋者又太甚二者相權則無甯過推之矣其過推者蓋由未識漁洋心眼造微處故稱引徒博而不衷於所安其實漁洋固未嘗必以李杜自任也昨以三昧集不錄韋柳而五言不

鈔王孟欲觀齊魯士人所得。乃竟有援趙秋谷語疑漁洋之選未當者。此則大不可也。詩者忠孝而已矣。溫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秋谷之論詩。其與漁洋孰正孰畸。姑無辨。第其意在於齟齬漁洋而已。使學人由此長傲而啟矜焉。性情之謂何。溫柔敦厚之謂何。愚所以不敢不辨也。客曰。漁洋自言與海內論詩得髓者。惟一吳天章耳。所謂詩髓者。非太白耶。予應之曰。果如是。是以目論矣。蓮洋之詩。正在興象超詣。此亦三昧之真境也。豈必執以爲學李哉。漁洋平生於後起之秀。特取二人。曰蓮洋。曰丹壑。皆舉其興象言之。而深處抑更有在也。客曰。子言詩於齊魯。則滄溟華泉。其詩髓所系歟。曰。是有辨也。華泉專以絕句與信陽北地爭勝毫釐。而滄溟學杜。雖接何李。然五言詩初不鈔及之。而特以徐高並錄者。此漁洋之深意也。客曰。子窺漁洋之意。於遺山道園何如。曰。卓哉漁洋之識也。蓋平生職志在遺山。而於道園尤能得其微意。其論少陵曰。子美與孟襄陽不同調。而能真知之。故漁洋與道園不同調。而亦能真知之。與山谷亦不同調。而能真知之。視竹垞之譏黃詩者。

何如矣。客曰：所安深褻若何？曰：先生於元不推楊而推吳者，猶之高視長慶集耳。陳所安之於道園，奚能並論乎？此則不必以初唐專取短章爲疑矣。客曰：然則於蘇若何？曰：蘇律可以補李之闕，而先生置之。然於郭綸一篇，遂以爲司空王官之遺也。是又先生別具神理云爾。客曰：然則推是以言杜可乎？曰：愚固嘗極言三昧不錄李杜之故矣。此愚所不敢質言者也。然而杜之神理，亦惟漁洋能識之。善夫玉溪之言詩也。曰：李杜操持事畧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元相亦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而遺山顧詆媿之者。此亦漁洋不求備之說也。至於嚴滄浪之論詩，上接王官遺意，先生蓋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槩千載詩家也。而秋谷第援馮氏以爲辭者，豈非矜氣之過乎？二李言格調，而先生言神韻，格調化而爲神韻，則千彙萬狀，皆歸大冶，而豈傷於執一乎？漁洋於五言言陶謝言韋柳，而於七言乃言史漢。昔東坡亦教人熟讀三百篇及楚騷耳。然則由漁洋之精詣，可以理性情，可以窮經史。此正是讀書汲古之蘊味，而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乃專對貌爲唐賢之滯迹者言之。其

鈔五七言則三百篇之正路也。其選萬首絕句則樂府之息壤也。其三
昧十選則十籤之發凡也。學者及此時熟復先生言詩之所以然而加
以精密考訂之功從此充實涵養適於大道殆庶幾矣。其僅執選本以
為學先生與夫執一端以議先生者厥失均也。愚將綜理池北石帆卷
目析而究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言', '詩', '賦', '長', '附']

談龍錄

青州趙執信秋谷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幼在家塾竊慕爲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既家居久之或構諸司寇浸見疎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爲詔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爲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疎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爲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爲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康熙己丑夏六月趙執信序。

錢塘洪昉思

昇

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

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晒

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

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

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

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

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

知龍。

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有始

從之學者。既得名。轉以其說驕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調也。余既竊得之。

阮翁曰。子毋妄語人。余以爲不知是者。固未爲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

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然罕見信者。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尊。

也大歷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也由不明于分之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爲一格也常熟錢木庵良擇推本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具可觀采

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爲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爲隸也

詩之爲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尙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恒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真今日之針砭矣夫或曰禮義之說近乎方嚴是與溫柔敦厚相妨也余曰詩固自有其禮義也今夫喜者不可爲泣涕悲者不可爲歡笑此禮義也富貴者不可語寒陋貧賤者不可語侈大推而論之無非禮義也其細焉者文字必相從順意興必相附屬亦禮義也是烏能以不止耶

崑山吳修齡喬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爲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

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修齡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客有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決其年壽祿位所至。有諸？答曰：詩以言志，志不可僞託。吾緣其詞以覘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猶可測識也。矧其所自爲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雖使前賢復起，烏測其志之所在。

德州田侍郎綸霞雲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卽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鬪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

凡一題數首者。皆須詞意相副。無有缺漏枝贅。其先後亦不可紊也。顧小謝每舉少陵兩過。何將軍園林詩。以示學者。余謂此詩家最淺近處。不見文選所錄魏晉人詩。分章者。尋其首尾。如貫珠然。近人試爲兩首。都無次第。不潛心也。

小謝有消夏錄。其自叙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小謝特長於機辯。不說學。其持論彷彿金若采耳。不足爲阮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修齡亦目之爲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

山陽閣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

訛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邊。涔誤溇。涔陽近湘水。溇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誤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嗔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溇陽解乎。

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鎰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尙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

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至宋代始於前輩有過情之論。未若明人之動欲掃棄一切也。今則直汨沒於俗情積習中。非有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乎。

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詡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賢。咸有分寸在。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醎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嚴氏之言。寔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敍張祐處士也。曰。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輕薄之流。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讀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觀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尙。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之循。而蔽於嚴羽嚙語。何哉。

余讀金史文藝傳。眞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攻何李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優。孟衣冠也是也。余見攻之者所自爲詩。蓋皆宋人之優。孟衣冠也。均優也。則從唐者勝矣。余持此論垂三十年矣。和之者數人。皆力排規撫者。余曰。亦非也。吾第問吾之神與其形。

若衣冠聽人之指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與形優矣。無所著而非優也。是亦足以暢曩者談龍之指也。

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澹高遠。興寄微妙。乃可貴。尙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刺刺不休。不憶祖詠之賦終南積雪乎。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樞樞並得名。日事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

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戀麟王門高足

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磨厓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

之。

獎掖後進。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稱引。必佳士。或勝己者。不必盡相阿附也。今則善貢諛者。斯賞之而已。後來秀傑。稍露圭角。蓋罪謗之不免。烏覩夫盛德。

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則取舍乖而體不立矣。昔人所為致嚴於一字者。取諸春秋也。余曾為先叔祖清止公行實。中間頗有所諱。阮翁為益數行。余自是甘自疎。

本朝詩人。山左為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邱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

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

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為難。秀水朱翰

林竹垞彝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君天章嬰。及洪昉思。皆

云然。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

尤甚。是小節也。而殊費淘汰。阮翁昔嘗謂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僨之誚也。相與一笑。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之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先生以爲無當。請移諸阮翁。

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雖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翁絕意不爲。可法也。

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爲無謂。猶曰偶一爲之耳。遂有專力於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鈍才庸。不能自運。故假手舊韻。如陶家之倚模製。漁獵類書。便於牽合。或有蹉跌。則曰韻限之也。轉以欺人。嘻。可鄙哉。

強爲七言長古詩者。如瞽者入市。唱叫不休。強爲五言短古詩者。如貧士乞憐。有言不盡。皆足以資笑噓。若近體詩之塗朱傅白。搔頭弄姿者。勿與知可也。

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意爲之也。儲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濛洄澄澈。是終爲溪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評隲。余以飢驅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余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對其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